

Title	孔孟ノ政治經濟説管見 (大禮記念號)
Author(s)	田島, 錦治
Citation	經濟論叢 (1915), 1(5): 1-30
Issue Date	1915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4989/126924">https://doi.org/10.14989/126924</a>
Right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Textversion	publisher

經濟論叢

大禮記念號

京都帝國大學  
法學部  
京都法學會

教授 法學博士 田島錦治

第一章 儒教ノ本源及ヒ末流

第二章 孔孟ノ教ト支那國民ノ自尊心

第三章 孔孟ノ教ト平和論及ヒ軍國主義

第四章 孔孟ノ中庸主義即チ時中主義

第五章 孔孟ノ經濟及ヒ財政說

### 第一章 儒教ノ本源及末流

客ノ支那朝鮮ヲ歷遊シテ歸ル者アリ余ニ語テ曰ク支那ノ衰ヘ朝鮮ノ亡ヒタルハ其原因一ニシテ足ラスト雖迂腐ナル儒教ヲ固守シテ日新ナル洋學ヲ疎外セルハ其一大原因ナリト余沈思默考久フシテ乃チ答ヘテ曰ク其レ然リ豈其レ然ランヤ子ノ謂ユル儒教ハ孔孟ノ教ヲ指スカ將タ後世儒者ノ說ヲ指ス乎墨子ハ兼愛ヲ說

大禮記念號

(二)

孔孟ノ政治經濟說管見

キテ孔子ヲ貶リ其著書墨子ニ非儒篇アリ子豈墨ヲ揚ケテ孔ヲ抑ヘント欲スルモ  
ノナランヤ孔子嘗テ其弟子子夏ニ語リテ曰ク汝ハ君子儒ト爲レ小人儒トナル勿  
レト(論語雍也篇然ラハ儒家ニ小人アルハ孔子ノ豫見セル所ナリ荀子ハ大儒ナリ  
而カモ其著書荀子ニ非十二子篇アリ它脚魏牟、陳仲、史鱗、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  
析、ヲ譏リ兼ネテ子思孟軻ヲ非トセリ夫レ子思孟軻ハ孔門道統ノ正傳ヲ得クル者  
ト稱セラレ荀子ハ孟子後ノ大儒タルハ世既ニ定評アリ而シテ猶斯ノ如シ後世ニ  
迫ンテ孔孟ノ教ハ遂ニ其精神真髓ヲ失ヒ徒ラニ枯形殘骸ヲ存シテ却テ時勢ノ進  
運ヲ妨クルニ至リタルナキヲ保セス嗚呼是レ學フ者ノ罪ナリ教ノ罪ニ非サルナ  
リ唐ノ韓愈曰ク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  
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  
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魯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  
自孟子始、(朱子孟子集註所載)韓子ノ此言亦後世宋明ニ於ケル程、朱、陸、王、ノ異說ヲ豫見スルモ  
ノト謂フ可キ歟

## 第二章 孔孟ノ教ト支那國民ノ自尊心

答曰ク支那國民カ古來自尊自大ノ心甚ク強ク自カラ稱シテ中華トナシ外國  
狄禽獸視ス是レ其文化ノ常ニ停滯シテ進マサル所以ニシテ此自尊心ヲ養成シタ  
ルハ卽チ儒教ニ外ナラスト余曰ク此類ノ説余之ヲ聞クコト既ニ久シク且多シ思  
フニ是レ畢竟皮相ノ見タルヲ免カレス凡ソ世界ニ國ヲ建テ民族ヲ成ス者孰レカ  
他ヲ賤ミ己レヲ尊マサル者アラシヤ希臘人及羅馬人カ外國民ヲ蠻狄(Darbaria)トシ  
近世歐米ノ基督教國民カ異宗民族ヲ奴隸視シタル證跡歷々タルノミナラス現時  
文明ヲ以テ自任スル國民スラ猶ホ自尊自大ノ心ヲ懷ク者多シ然ラハ則チ之ヲ以  
テ獨リ支那國民ヲ責ム可カラズ況ンヤ支那ノ文明ハ早ク上古ニ發達シテ當時之  
ト交通セル世界ノ諸國民文化ノ程度ハ遙カニ彼ニ及ハサリシモノ甚多カリシニ  
於テオヤ且孔孟ノ教ヲ以テ自尊自大ノ國民性ヲ養ヒタルトスル説ノ如キ謬妄モ  
亦甚シト謂ハサルヲ得ス請フ少シク之ヲ論セン

孔子周ノ衰世ニ生レ而カモ其生國ノ魯ハ三桓敗ラ擅ニシ公室ハ委靡トシテ振ハ  
ス孔子ノ大聖ヲ以テシテ時ニ遇ハス故ニ嘆シ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論語子罕篇》ト曰ヒ、又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同述而篇》ト曰ヒタリ然レ  
トモ魯ハ周公子孫ノ國ニシテ其典禮教化ノ猶存スルモノアリ故ニ曰ク文王既ニ

没スレトモ文ハ茲ニ在ラサル乎ト又曰ク齊一變セハ魯ニ至ラン魯一變セハ道ニ至ラント(論語雍也篇)孟子曰ク孔子之去魯曰遲々吾行也ト(孟子萬章篇)盡心篇孔子ノ陳ニ在ルヤ曰ク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ト(論語公冶長篇)及ヒ孟子盡心篇孔子鄉國ニ用キラレス遲々トシテ之ヲ去リ而シテ天下ニ周遊シテ遂ニ志ヲ得サルヤ歸國ヲ懷フノ切ナル斯ノ如キモノハ固ヨリ忠愛ノ至情ニ出ツ決シテ魯ヲ偏尊シテ外國ヲ偏卑シタルカ爲ニハ非サルナリ孔子ノ春秋ヲ作ルヤ其記スル所ハ魯ノ史ナリ故ニ事ヲ紀スレハ魯ヲ先ニシテ諸侯ヲ後ニシ而シテ悉ク之ヲ周正ノ下ニ繫ク諸侯夷禮ヲ用ケルモノアレハ則チ之ヲ貶シ周室ヲ尊フモノアレハ則チ之ヲ彰ハス故ニ孟子曰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ト又曰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肯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ト(孟子滕文公篇)孔子又言ヘルアリ曰ク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ト(論語陽貨篇)又曰ク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ト(同八佾篇)由是觀之孔子カ魯ヲ重ンシ周ヲ尊フ所以ノモノ亦知ル可キナリ後儒察セヌ孔子春秋ヲ脩メテ素王ヲ立テ左丘明(即チ左傳ノ著者)素臣ト爲ルト説キ

隱クシテ以テ當時ノ害ヲ避クト爲ス其說ハ杜氏春秋左傳序ニ掲ケ且杜氏之ヲ辯駁スルコト詳ナリ

孔子深ク周ノ王室ノ委靡ヲ嘆シ諸侯國亦君臣ノ道行ハレサルヲ憂フ故ニ曰ク夷狄之有レ君不<sub>レ</sub>如<sub>レ</sub>諸夏之亡<sub>レ</sub>也ト(論語八佾篇)程子之ヲ解シテ夷狄且有<sub>レ</sub>君長不<sub>レ</sub>如<sub>レ</sub>諸夏之僭亂反無<sub>レ</sub>上下之分<sub>レ</sub>也トスルハ是ナリ而シテ皇侃(梁)カ此章重<sub>レ</sub>中國<sub>レ</sub>賤<sub>レ</sub>蠻夷<sub>レ</sub>也言夷狄雖有<sub>レ</sub>君主而不<sub>レ</sub>及<sub>レ</sub>中國無<sub>レ</sub>君也故孫綽(晉)曰諸夏有<sub>レ</sub>時無<sub>レ</sub>君道不<sub>レ</sub>都喪夷狄強者爲<sub>レ</sub>師理同<sub>レ</sub>禽獸トイヘルハ甚タ非ナリ若シ儒教カ支那人ノ自尊自大ノ國民性ヲ鼓舞シタリトイフ者アラハ孫綽皇侃ノ輩其責ニ任セサル可カラス故ニ孔子曰ク道不<sub>レ</sub>行乘<sub>レ</sub>桴浮<sub>レ</sub>於海從<sub>レ</sub>我者其由也與ト(論語公冶長篇)又論語ニ子欲<sub>レ</sub>居<sub>レ</sub>九夷或曰陋如<sub>レ</sub>之何子曰君子居<sub>レ</sub>之何陋之有トアリ(子罕篇)又孔子ハ子張カ行ハルルヲ問フニ答ヘテ言忠信行篤敬雖<sub>レ</sub>蠻貊之邦行矣言不<sub>レ</sub>忠信行不<sub>レ</sub>篤敬雖<sub>レ</sub>州里行乎哉トイヘリ(同衛靈公篇)又孔子ハ泰伯ヲ頌シテ泰伯其可<sub>レ</sub>謂<sub>レ</sub>至德也已矣三<sub>レ</sub>以<sub>レ</sub>天下<sub>レ</sub>讓<sub>レ</sub>民無<sub>レ</sub>得<sub>レ</sub>而稱<sub>レ</sub>焉トイヘリ(同泰伯篇)而シテ泰伯ハ周ノ大王ノ長子中華ヲ去リテ荆蠻ニ赴キ斷髮文身以テ國ヲ弟ノ季歷ニ讓リタル者ナリ孟子曰ク舜生<sub>レ</sub>於諸馮遷<sub>レ</sub>於負

夏<sub>二</sub>卒<sub>二</sub>於鳴條<sub>一</sub>、東夷之人也、文王生<sub>二</sub>於岐周<sub>一</sub>、卒<sub>二</sub>於畢郢<sub>一</sub>、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sub>レ</sub>志行<sub>二</sub>乎中國<sub>一</sub>、若<sub>レ</sub>合<sub>二</sub>符節<sub>一</sub>、先聖後聖其揆一也、ト(孟子離婁篇) 夫レ斷髮文身中國ヲ去リテ荆蠻ニ隱レタル人ニシテ孔子ハ之ヲ至德ト頌シ東夷西夷ヨリ起リテ中國ヲ治メタル人ニシテ孟子ハ其聖德ヲ推尊スルヤ斯ノ如シ然ラハ則チ孔子ノ尊ム所賤ム所ハ知ル可キナリ其賤ム所ハ土地其版圖ニ屬セス人民其種族ヲ同フセス言語相通セス風俗齊シカラサルヲ以テノ故ニ非サルナリ中華ノ君無キハ孔子ノ恥ツル所ニシテ荆蠻ノ君子アルハ孟子ノ歛スル所ナランノミ嗚呼現今文明ノ魁ヲ以テ自任スル國民ニシテ言語風俗皮膚ノ色ノ異同ヲ以テ文野ヲ徵シ待遇ヲ異ニセント欲スル者アリ若シ此輩ニシテ支那國民ノ自尊自大ヲ譏ルアラハ是盲人ニシテ癡者ヲ笑フノ類ノミ

### 第三章 孔子ノ教ト平和論及軍國主義

世ニ孔子ノ教ヲ以テ支那文弱ノ弊ヲ馴致シタリト説ク者アリ余謂フニ是レ末流ノ濁レルヲ見テ本源ノ清メルヲ忘ルル謬想ナルナカラシヤ請フ試ニ之ヲ辯セン現世ニ於テ一方ニ軍國主義ヲ唱フル者アルト共ニ他方ニ萬國撤兵論者アル人



タルヲ見ル即チ管子ニ左ノ言アリ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私議自  
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牧民篇立政第四)

謂ユル寢兵ノ說ハ蓋シ現世ノ萬國撤兵平和論ニ似而シテ兼愛全生私議自貴ノ諸  
說ハ皆之ト密着ノ關係アルモノトス抑モ此管子ノ著者即チ管仲カ齊桓公ノ霸業  
ヲ助ケタルハ東周莊王十二年ヨリ襄王七年ニ迄フ即チ我紀元前二十五年ヨリ紀  
元十七年ニ至ル凡ソ四十二年間余未タ當時果シテ何人カ寢兵兼愛ノ說ヲ唱ヘタ  
ルヤヲ知ラスト雖其之アリタルハ管子ノ言ニ徵シテ推知シ得ヘシ春秋左氏傳ニ  
依レハ魯襄二十七年我紀元百十五年ノ傳ニ宋ノ向戌カ當時ノ強國晉楚齊秦ニ遊  
說シテ弭兵ヲ行フコトニ同意セシメタルコトアリ傳ニ曰ク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畜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  
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三會於宋

向戌ハ宋ノ平和會議ニ晋楚等十二諸侯ヲ會同セシメ得タル功ニ對シ恩賞ヲ請ヒ

宋公ハ之ニ邑六十ヲ與ヘントシタルニ樂喜字ハ子罕ハ肯ンセズシテ曰ク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此傳文ニ依ルニ當時宋ノ向戌ハ弭兵論者ニシテ子罕ハ其反對論者ナリシコト明カナリ而シテ左氏カ當時ノ君子ノ子罕ヲ譽ムル評言ヲ載スルヲ見レハ左氏モ亦弭兵主義ニ反對セル人ナルヲ推測シ得ヘキナリ

孔子ハ文弱ナル弭兵主義ニ陷ラス又武斷ナル軍國主義ニモ偏セサルモノナリ魯定公カ齊景公ト夾谷ニ會シタルトキ(定公十年我紀元百六十年)孔子相タリ當時ノ事蹟ハ左傳穀梁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等ニ詳カナリ此等ニ依レハ孔子ハ會合前ニ定公ニ言ヒテ曰ク臣聞ク文事アル者ハ必ス武備アリ武事アル者ハ必ス文備アリ古者諸侯カ國疆ヲ出ツルニハ必ス官ヲ具ヘテ以テ從ヘリ請フ左右ノ司馬ヲ從ヘシト定公之ニ從ヒタリ而ルニ一方齊ニ於テハ犁彌トイフ者齊侯ニ言テ曰ク

孔丘體ヲ知ントモ勇ナシ若シ衆人ヲシテ兵ヲ以テ魯侯ヲ劫カナンハ必ス志ヲ

得シク齊侯之徒、會合之時、孔子、其豫、其備、タル兵、以、來、人、ヲ、擊、退、  
ケ、齊、侯、ヲ、シ、テ、過、ラ、故、メ、テ、盟、好、ヲ、成、シ、竟、ニ、魯、ノ、舊、領、地、ヲ、返、サ、シ、ム、ル、ヲ、致、セ、リ  
其、後、魯、哀、公、十、四、年、我、紀、元、百、八、十、年、ニ、齊、陳、恆、カ、其、君、簡、公、ヲ、弑、シ、タル、時、孔、子、ハ、沐、浴  
シ、テ、朝、シ、哀、公、ニ、告、ケ、テ、陳、恆、ヲ、討、セ、ン、ト、請、ヒ、タ、レ、ト、モ、用、キ、ラ、レ、サ、リ、キ、(論、語、憲、問、篇  
及、ヒ、左、傳、哀、公、十、四、年)

是、ヨ、リ、先、キ、孔、子、ノ、衛、ニ、在、ル、ヤ、靈、公、戰、陣、ノ、事、ヲ、問、フ、孔、子、對、ヘ、テ、俎、豆、之、事、則、嘗、聞、レ、之、  
矣、(軍、旅、之、事、未、レ、之、學、也、ト、イ、ヒ、テ、明、日、衛、ヲ、去、リ、タ、リ、(論、語、衛、靈、公、篇))

論、語、ニ、曰、ク、子、ノ、慎、ム、所、ハ、齊、戰、疾、ト、(述、而、篇)子、曰、ク、善、人、民、ヲ、教、フ、ル、七、年、ナ、ラ、ハ、亦、以、  
テ、戎、ニ、即、カ、シ、ム、ヘ、シ、ト、又、曰、ク、教、ヘ、サル、民、ヲ、以、テ、戰、フ、ハ、是、之、ヲ、棄、ツ、ト、謂、フ、ト、(同、子、  
路、篇)衛、靈、ノ、無、道、ナル、民、ヲ、教、フ、ル、ノ、道、ヲ、問、ハ、ス、シ、テ、之、ヲ、シ、テ、戰、ハ、シ、ム、ル、ノ、術、ヲ、問、  
ヘ、リ、孔、子、ノ、對、ヘ、ス、シ、テ、去、ル、宜、ナル、哉、又、論、語、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篇)

ト、ア、リ、孟、子、モ、亦、民、ヲ、教、ヘ、ス、シ、テ、之、ヲ、用、フ、ル、ヲ、非、ト、セ、リ、即、チ、孟、子、告、子、篇、ニ、左、ノ、章、  
ア、リ、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云云、又其次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又孟子離婁篇ニ左ノ章アリ

孟子曰、求也(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者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又盡心篇ニ左ノ章ア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止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是、由之ヲ觀レ、孔孟ハ決シテ弭兵主義ヲ取ルモノニ非サルナリ、民ノ救ハズ

然ラハ孔孟ノ教カ支那文弱ノ弊ヲ馴致シタリトノ説ノ如キハ毫モ根據ナキ空言  
誣説ト謂ハサルヲ得ス

孔子ノ後墨翟楊朱ノ徒盛ニ興リ墨子ハ兼愛ヲ説キ楊子ハ爲我ヲ主張ス孟子二子  
ヲ評シテ曰ク楊子取レ爲我拔ニ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イカルモ利天下  
爲レ之ト盡心篇又曰ク楊氏爲我は無レ君也墨子兼愛は無レ父也無レ父無君是禽獸也ト  
（滕文公篇夫レ墨子ハ兼愛主義ヲ執ルカ故ニ戰鬪ヲ非トス又楊子ハ一毛ヲ拔クト  
モ天下ヲ利スルヲ爲サザルカ故ニ國ノ軍務ニ服スルヲ欲セサルコトトナル共ニ  
孔孟ノ道ト相距ル遠シ余前ニ管子ニ寢兵之説云々アルヲ説キタリ此志想ハ春秋  
戰國時代ニ絶ヘズ行ハレタルモノノ如シ即チ莊子天下篇ニ左ノ語アリ

不レ侈於後世不レ靡於萬物不レ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  
在レ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説之爲レ之大過已レ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  
用生不レ歌死無レ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レ怒云云

不レ累於俗不レ飾於物不レ苟於人不レ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  
足而止以此白レ心古之道術有在レ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中略）救民之

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彊見也云云、

茲ニ掲クル宋鉞ハ蓋シ孟子ニ遇ヒタル宋愷ト同人物ナルコト諸說ノ一致セル所ナリ孟子告子篇ヲ見ルニ宋愷カ將ニ楚ニ之カントシテ孟子ニ遇ヒ其問ニ答ヘテ秦楚兩國カ兵ヲ構フト聞クヲ以テ二王ニ說キ其不利ヲ言ヒテ戰ヲ弭メシメントスルナリト言ヒケレハ孟子ハ其兵ヲ弭ムル志ハ大ナレトモ其利ヲ以テスル號ハ不可ナリ宜シク仁義ヲ以テ秦楚ノ王ニ說ク可シト說ケリ(孟子告子篇)荀子ノ非十二字篇ニモ亦墨翟宋鉞二子ヲ并論セリ曰ク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三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下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

是ニ由テ之ヲ觀レハ墨翟禽滑釐(墨ノ弟子)宋鉞尹文等ノ弭兵說平和主義ハ莊荀二子モ亦非難シタリシ所ナリ試ミニ前掲左氏ノ宋向戌ニ對スル記事及ヒ莊子ノ宋鉞尹文ニ對スル評語ヲ讀ムトキハ髣髴トシテ第十九世ノ末ヨリ現世紀ニ亘リテ歐米ニ勃興セル萬國平和論者ノ言說及ヒ列國ノ此議ニ對スル態度ヲ見ルノ想ア

ラシム。曾ニ梅子(一)萬國平和會議ニ歸國、其主唱者タリシカ幾クモ無シ千九百四

參列者ハ將ニ參會セントシテ其途ニ在リシトキ千九百十四年ノ世界的大戰亂ハ始マリタリキ平和論ノ特ムニ足ラサルヤ今モ猶ホ古ノ如キモノアリ彼ノ宋向戌ノ遊説ニ由リテ開カレタル宋ノ平和會議ハ能ク十二諸侯ヲシテ之ニ會同スルヲ得セシメ外容ハ甚盛ナリシト雖左氏ノ記スル所ニ依レハ楚人ハ皆甲ヲ衷ニシタリキ(衣服)ノ下ニ甲ヲ着ク(コホヒ)嗚呼現時ノ諸強國孰レカ甲ヲ衷ニセサル者アラシヤ荀子カ弭兵論者ヲ評シテ其之ヲ言フヤ理ヲ成シ以テ衆愚ヲ欺惑スルニ足ルト譏リ庄子カ上ニ説キ下ニ教ヘ天下ニ取ラレスト雖強ヒテ恬ヒスシク舍メサルナリト罵倒スルモノハ余竊カニ其當時ノ人ノ爲ニノミ言ヒタルニ非サルヲ信セント欲ス然ラハ則チ孔子ノ戰ヲ慎ム所以孟子ノ戰陣ノ事ヲ言フモノヲ大罪トスル所以ハ當時ノ弭兵平和論者ト大ニ其撰ヲ異ニスルモノナルヲ知ラサル可カラス

#### 第四章 孔孟ノ中庸主義即今時中主義

世人動モスレハ輒チ孔孟ノ教ヲ以テ陳套ト爲シ然ラサレハ則チ以テ平凡ト爲ス蓋シ新奇ヲ好ムハ常人ノ情ナリ而シテ孔子ハ怪力亂神ヲ語ラス功利ヲ慕フハ衆

庶ノ志ナリ而シテ孔子ハ罕ニ利ヲ言フ(論語子罕篇)權謀術數ハ謂ユル豪傑ノ士ノ皆爲ヌヲ爭フ所而シテ孟子ハ仁ヲ人ノ安宅トナシ義ヲ人ノ正路ト爲ス夫レ異味ヲ嗜ム者ハ黍稷ヲ賤シミ奇艸ヲ好ム者ハ棟梁ヲ薄ンス殊ニ知ラスヤ人ノ常宅トスヘク常食トスヘキハ彼ニ在ラスシテ此ニ在ルコトヲ孔孟ノ教ハ即チ人ノ常道ナリ常德ナリ他ノ語ヲ以テ言ヘハ中庸ナリ中庸書名ニ曰ク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中庸上有反字)  
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論語雍也篇ニモ子曰中庸之爲徳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トアリ夫レ中庸トハ何ンヤ鄭玄ハ註シテ曰ク庸常也、用レ中爲常道也ト程子ハ曰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ト朱子ハ曰ク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ト余竊カニ以爲ラク鄭注ハ是ナリ何トナレハ君子ノ中庸ハ時中ナリ時中トハ時ニ從ヒ(處ニ從フヲ含ム)中ヲ得テ過ナク不及ナキヲ謂ヘハナリ苟クモ時ニ從ヒ中ヲ得ントセハ一ヲ固執セサルヲ要ス故ニ孟子ハ曰ク(盡心篇)



中(子莫孫之賢人也)、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楊墨ノ爲我兼愛ヲ以テ無父無君ニ陷ケル邪說ト爲ス蓋シ爲我ハ現世謂ユル個人自由說ニ似兼愛ハ社會主義ニ類ス共ニ一方ニ偏倚セル說ニシテ中ヲ執ルモノニ非ス而シテ子莫ハ此兩說ノ中ヲ執ルヲ以テ正道ニ近キカ如シト雖其執中ヤ時ト處トニ從ヒ其宜ヲ權ルコト無キカ故ニ其弊ヤ執一トナル一ヲ固執スレハ則チ百ヲ廢ス是レ孟子ノ與セサル所ナリ然ラハ則チ孟子ノ執ル所ハ知ル可キナリ時中ナルノミ此主義ヤ現世ノ學者ノ多ク口ニスル Relative Principle ト異ナラス而シテ子莫ノ執一ハ蓋シ近世學者カ嘗テ唱ヘタル自然法說ニ似タルモノナリ若シ中庸ノ庸ヲ以テ不易ト說クトキハ執一ト誤マリ自然法說ト類スルコトナルヘシ孔子ハ明カニ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ト釋セリ亦何ソ多ク辯論ヲ費ヤスヲ須キンヤ孟子ハ曰ク仲尼不爲己甚者ト(離婁篇)又曰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ト(萬章篇)是レ豈ニ孔子ノ時中ヲ贊嘆シタルモノニ非サル乎

然ラハ則チ孔孟ノ時中主義ハ如何ナルモノソ請フ嘗試ニ之ヲ論セン

中庸ニ曰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ト謂ユル其位ニ素シテ行フトハ時中ノ行ナリ孔子ハ曰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篇)又曰ク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同里仁篇)ト是レ謂ユル富貴ニ素シテハ富貴ニ行ナヒ貧賤ニ處シテハ貧賤ニ行フモノニ非スヤ又論語ニ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トアリ(子罕篇)又孔子カ衛ヲ去リ陳ニ在リテ糲食絶ニ從者病、タル時ノ記事ニ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トアリ(同衛靈公篇)是レ謂ユル夷狄ニ素シテハ夷狄ニ行ナヒ患難ニ素シテハ患難ニ行フモノニ非スヤ

孟子モ亦曰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ト(滕文公篇)是亦其位ニ素シテ行フモノニ非スヤ

今少シク事蹟ニ就ク之ヲ證センカ孟子言ハルアリ孔子嘗爲三委吏、夫會計當而百矣

ヲ討セント請フテ許サレサルヤ退テ人ニ告テ曰ク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上論語憲問篇及ヒ左傳哀公十四年子華(弟子魯西華)ノ齊ニ使スルヤ冉子其母ノ爲ニ粟  
ヲ請フ孔子多ク與フコトヲ欲セスシテ曰ク赤(子華名)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ト而ルニ原思(弟子原憲)カ孔子ノ家邑ノ宰トナルヤ之ニ粟ヲ與  
ヘテ辭スルヤ孔子ハ曰ク辭スル勿レ以テ汝カ鄰里鄉黨ニ與ヘンカト(論語雍也篇)  
魯平公ノ嬖人臧倉孟子ノ後喪(母ノ喪ナリ)カ前喪(前ニ父ト喪ス)ニ踰エタルヲ誹ル孟子之ヲ聞  
キテ曰ク謂ユル踰タルニ非ス貧富同シカラサレハナリト孟子梁惠王篇是レ其一  
斑ナリ論孟二書ニ就テ求ムレハ此類例ハ尙甚多シ今一々之ヲ擧ケス  
今更ニ進ンテ政治上ニ於ケル孔孟ノ時中主義ニ論及センカ論語ニ顏淵カ邦ヲ治  
ムルヲ問フニ孔子答ヘテ曰ク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危、  
衛靈公  
篇

孔子ハ子張カ十世知ル可キヤノ問ニ答ヘテ曰ク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レ知也ト(爲政篇)

是ニ由テ之ヲ觀レハ孔子ハ國ヲ治メ天下ヲ平ニスルニ於テモ亦時ノ宜キニ隨テ  
其中ヲ執ルモノナルハ明カナリ孟子カ孔子ヲ以テ聖ノ時ナル者ト謂フハ眞ニ深  
ク知ル者ト謂フヘキナリ

### 第五章 孔孟ノ經濟及財政說

世ノ皮相論者往々孔孟ノ教ヲ以テ財政ニ陳ニシテ經濟(現時ノ意味 economy)ニ遠キモノナ

リト思考ス實ニ孔教ハ徳ヲ本トシ財ヲ末トス(大)故ニ孔子ハ言ニ尤寡ク行ニ悔寡

ナケレハ祿其中ニ在リトイヒ(論語爲政子張 學干祿ノ章)不義ニシテ富且貴キハ我ニ於テ浮雲ノ

如シトイヒ(同述而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ノ章)君子ハ食ハ飽クコトヲ求ムル無ク居ハ安キヲ求

ムル無ク事ニ敏ニシテ言ヲ慎ムトイヒ(同學)富ニシテ求ム可クンハ執鞭ノ士ト雖

吾亦之ヲ爲サン若シ求ム可カラスンハ吾ガ好ム所ニ從ハントイヘリ(同述)冉求(弟)

カ季氏ノ宰トナリ其財政ヲ豐ニスルヤ孔子之ヲ責メ(論語先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

也トアリ)孟子モ亦此事ヲ引キテ他ヲ戒飭セリ(孟子 梁篇)

然リト雖孔孟並徒ラニ財寶ヲ卑シハ賤位ヲ輕ニスルモノナラン

キモノアルヲ知レハナリ故ニ孔子ハ曰ク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sub>レ</sub>以<sub>レ</sub>其<sub>レ</sub>道<sub>レ</sub>得<sub>レ</sub>之、不<sub>レ</sub>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sub>レ</sub>惡也、不<sub>レ</sub>以<sub>レ</sub>其<sub>レ</sub>道<sub>レ</sub>得<sub>レ</sub>之、不<sub>レ</sub>去也、君子去<sub>レ</sub>仁惡乎成<sub>レ</sub>名、ト(論說 里仁)又曰ク邦有<sub>レ</sub>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sub>レ</sub>道、富且貴焉、恥也、ト(同 泰 伯憲 子弟)恥ヲ問フヤ曰ク邦有<sub>レ</sub>道、穀邦無<sub>レ</sub>道、穀恥也、ト(同 憲 問 憲)穀トハ食祿ナリ、子貢曰、有<sub>レ</sub>美玉於斯、韞<sub>レ</sub>匱而藏、諸<sub>レ</sub>求<sub>レ</sub>善買<sub>レ</sub>而沽、諸<sub>レ</sub>子曰、沽<sub>レ</sub>之哉、沽<sub>レ</sub>之哉、我待<sub>レ</sub>買<sub>レ</sub>者也、(同 子罕 子貢)孔子豈食祿ヲ得ルヲ欲セサランヤ、惟仕<sub>レ</sub>フ可<sub>レ</sub>ケレハ、則チ仕<sub>レ</sub>ヘ、進ム可<sub>レ</sub>ケレハ、則チ進ムノミ。

孟子ハ人亦就<sub>レ</sub>レカ富貴ヲ欲セサラン而ルニ、獨リ富貴ノ中ニ於テ龍斷ヲ私スルアリト、言ヒテ深ク龍斷ノ排斥スヘキヲ論シ、(孟子 滕文公篇 禮義ハ重クシテ食色ハ輕キノ理ヲ明ニシ 告 子篇 任人有問 屋廩子ノ章)天爵人爵ノ別ヲ論シ、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sub>レ</sub>其<sub>レ</sub>天爵、而人爵從<sub>レ</sub>之、今之人、脩<sub>レ</sub>其<sub>レ</sub>天爵、以要<sub>レ</sub>人爵、既得<sub>レ</sub>人爵、而棄<sub>レ</sub>其<sub>レ</sub>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トイヘリ(同 告 子篇)

然レトモ、孔孟ハ其<sub>レ</sub>士君子ニ向テ求ムル所ハ固ヨリ以テ民衆ニ責ム可カラサルヲ知ルナリ、故ニ孔子ハ君子ハ義ニ喻リ、小人ハ利ニ喻ルトイヒ(論 語 里 仁 篇)民ハ之ニ由ラ

シム可シ之ヲ知ラシム可カラストイヒ(同泰伯篇)孟子ハ恒産ナクシテ恒心アル者ハ惟士ノミ能クスレトモ民ノ若キハ恒産ナケレハ因テ恒心ナシトイヒ(孟子梁惠王篇)富歲ニハ子弟頼(意)多ク凶歲ニハ子弟暴多シト言ヘリ(同告子篇)夫レ斯ノ如ク理義上ヨリ言ヘハ徳ハ本ニシテ財ハ末ナリト雖實際ニ於テ民富メハ善ニ嚮ヒ貧シケレハ惡ニ陷キルヲ以テ孔孟ノ政治ハ先ツ之ヲ富マシテ而ル後ニ之ヲ教フヘシトナセリ論語ニ

子適レ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レ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レ之、(子路篇)

コレ富マサレハ教ヘストイフノ意ニ非ス民飢寒ニ苦シムトキハ庠序ノ教モ其功ナキヲイフナリ子貢ノ政ヲ問フニ答ヘテ足レ食足レ兵民信レ之矣トイヘルモ亦是レ施政ノ順序ヲ述ヘタルモノト謂フヘキナリ蓋シ重要ノ度ヨリイヘハ民信アルコト第一ニシテ食足ルコト之ニ亞キ兵足ルコト又之ニ次クト雖施政ノ順序ヨリ言ヘハ食ヲ最先トシ兵ヲ次トシ食足リ兵足リ始メテ民信アルヲ得ルナリ故ニ子貢曰、必不得レ已而去於三斯三者何先、曰去レ兵、子貢曰、必不得レ已而去於三斯二者何先、曰去レ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トアル是ナリ又論語堯口ノ篇ノ首章ニ堯カ舜ニ命シ

舜又同ニ所<sup>ハ</sup>重<sup>ハスル</sup>民<sup>ハ</sup>食<sup>ハ</sup>喪<sup>ハ</sup>祭<sup>ハ</sup>ノ語アリ案スルニ此ニ語一ハ尙書ノ虞書大禹謨ニ見ヘ一

ハ同周書武成ニ見ヘ共ニ此ヨリ詳ヲ加フレトモ今一々茲ニ掲ケズ只茲ニ附言ス  
ヘキハ尙書ノ虞書舜典ニ咨<sup>ニ</sup>有<sup>ニ</sup>二牧<sup>一</sup>曰<sup>ク</sup>食<sup>ハ</sup>哉<sup>ハ</sup>惟<sup>ハ</sup>時<sup>ト</sup>アリ同大禹謨ニ禹曰<sup>ク</sup>德<sup>ハ</sup>惟<sup>ハ</sup>善<sup>ハ</sup>政<sup>ハ</sup>  
政在<sup>レ</sup>養<sup>レ</sup>民<sup>ト</sup>アリ同周書洪範ニ八政ノ目ヲ舉ケ一曰<sup>ク</sup>食<sup>ハ</sup>二曰<sup>ク</sup>貨<sup>ハ</sup>三曰<sup>ク</sup>祀<sup>ハ</sup>四曰<sup>ク</sup>司<sup>ハ</sup>空<sup>ハ</sup>五曰<sup>ク</sup>  
司徒<sup>ハ</sup>六曰<sup>ク</sup>司<sup>ハ</sup>寇<sup>ハ</sup>七曰<sup>ク</sup>賓<sup>ハ</sup>八曰<sup>ク</sup>師<sup>ハ</sup>トアルコト是ナリ是ニ出テ之ヲ觀レハ孔孟カ尊崇ス  
ル所ノ堯舜禹ノ如キ聖主及ヒ箕子ノ如キ賢哲カ皆食貨ノ政ヲ以テ最モ急要トナ  
シタルヲ知ル可シ

然ラハ則チ孔孟ノ食貨ノ政(現時ノ語ニ從ヘハ經濟政策)ハ何如シ大學ニ曰ク有<sup>レ</sup>德<sup>ハ</sup>此<sup>ハ</sup>有<sup>レ</sup>人<sup>ハ</sup>有<sup>レ</sup>人<sup>ハ</sup>此

有<sup>レ</sup>土<sup>ハ</sup>有<sup>レ</sup>土<sup>ハ</sup>此<sup>ハ</sup>有<sup>レ</sup>財<sup>ハ</sup>有<sup>レ</sup>財<sup>ハ</sup>此<sup>ハ</sup>有<sup>レ</sup>用<sup>ハ</sup>德<sup>ハ</sup>者<sup>ハ</sup>本<sup>ハ</sup>也<sup>ハ</sup>財<sup>ハ</sup>者<sup>ハ</sup>末<sup>ハ</sup>也<sup>ハ</sup>外<sup>レ</sup>本<sup>ハ</sup>内<sup>レ</sup>末<sup>ハ</sup>爭<sup>レ</sup>民<sup>ハ</sup>施<sup>ハ</sup>養<sup>ハ</sup>是<sup>ハ</sup>故<sup>ハ</sup>財<sup>ハ</sup>聚<sup>ハ</sup>則<sup>チ</sup>民<sup>ハ</sup>  
散<sup>ハ</sup>財<sup>ハ</sup>散<sup>ハ</sup>則<sup>チ</sup>民<sup>ハ</sup>聚<sup>ハ</sup>ト又曰ク生<sup>レ</sup>財<sup>ハ</sup>有<sup>ニ</sup>大<sup>ニ</sup>道<sup>一</sup>生<sup>レ</sup>之<sup>ハ</sup>者<sup>ハ</sup>衆<sup>ハ</sup>食<sup>レ</sup>之<sup>ハ</sup>者<sup>ハ</sup>寡<sup>ハ</sup>爲<sup>レ</sup>之<sup>ハ</sup>者<sup>ハ</sup>疾<sup>ハ</sup>用<sup>レ</sup>之<sup>ハ</sup>者<sup>ハ</sup>舒<sup>ハ</sup>則<sup>チ</sup>財<sup>ハ</sup>恒<sup>ハ</sup>足<sup>ハ</sup>  
矣ト是レ其大綱ナリ蓋シ有<sup>レ</sup>德<sup>ハ</sup>此<sup>ハ</sup>有<sup>レ</sup>人<sup>ハ</sup>有<sup>レ</sup>人<sup>ハ</sup>此<sup>ハ</sup>有<sup>レ</sup>土<sup>ハ</sup>トハ國民的社會ノ成ルヲ謂ヒ  
有<sup>レ</sup>土<sup>ハ</sup>此<sup>ハ</sup>有<sup>レ</sup>財<sup>ハ</sup>有<sup>レ</sup>財<sup>ハ</sup>此<sup>ハ</sup>有<sup>レ</sup>用<sup>ハ</sup>トハ經濟的生活ノ行ハルヲ指ス財聚則<sup>チ</sup>民散<sup>ハ</sup>財散則<sup>チ</sup>民聚<sup>ハ</sup>  
トハ則チ富ノ分配ノ衡平ナラサル可カラサルヲ謂フナリ故ニ孔子言ヘルアリ丘  
也聞<sup>ク</sup>有<sup>レ</sup>國<sup>ハ</sup>有<sup>レ</sup>家<sup>ハ</sup>者<sup>ハ</sup>不<sup>レ</sup>患<sup>レ</sup>寡<sup>ハ</sup>而<sup>レ</sup>患<sup>レ</sup>不<sup>レ</sup>均<sup>ハ</sup>不<sup>レ</sup>患<sup>レ</sup>貧<sup>ハ</sup>而<sup>レ</sup>患<sup>レ</sup>不<sup>レ</sup>安<sup>ハ</sup>蓋<sup>シ</sup>均<sup>ハ</sup>無<sup>レ</sup>貧<sup>ハ</sup>和<sup>ハ</sup>無<sup>レ</sup>寡<sup>ハ</sup>安<sup>ハ</sup>無<sup>レ</sup>傾<sup>ハ</sup>ト

(論語季氏篇首章) 謂ユル均無<sub>レ</sub>貧トハ財ノ分配衡平ナレハ民ニ貧困スル者ナキヲ謂フナリ  
謂ユル生<sub>レ</sub>財有<sub>二</sub>大道トハ財ノ生産及消費ニ關スル經濟法則ヲイフ生<sub>レ</sub>之者衆云々  
トハ財ノ生産ヲ多クシテ之カ消費ヲ少ナクシ財ノ生産ヲ迅速ニシテ之カ消費ヲ  
緩徐ニスレハ則チ財用足り國人富ムヲイフナリ

然ラハ則チ財ノ生産ヲシテ衆ク且疾カラシムル方法ハ何如ン中庸ニ曰ク凡爲<sub>二</sub>天  
下國家有<sub>二</sub>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sub>レ</sub>親也敬<sub>レ</sub>大臣也體<sub>レ</sub>羣臣也子<sub>二</sub>庶民也來<sub>二</sub>百工也  
柔<sub>レ</sub>遠人也懷<sub>レ</sub>諸侯也(中略)子<sub>二</sub>庶民則百姓勸來<sub>二</sub>百工則財用足(下略)ト又曰ク時使薄  
斂所以勸<sub>二</sub>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sub>レ</sub>事所以勸<sub>二</sub>百工也ト謂ユル時使薄斂トハ稅斂ヲ  
薄クシ民ヲ使フニ時ヲ以テスルナリ論語ニ子曰道<sub>二</sub>千乘之國敬<sub>レ</sub>事而信<sub>レ</sub>節<sub>レ</sub>用而愛<sub>レ</sub>  
人使<sub>レ</sub>民以<sub>レ</sub>時ト(學而)抑モ民ヲ公事ニ使フニ農隙ノ時ヲ以テシ農務ヲ妨ケサルハ古  
聖賢ノ最モ意ヲ用キタル所周禮均人職ニ云フ凡均ニ力征<sub>レ</sub>以<sub>レ</sub>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  
三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一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二一日焉トアリ春秋(書名)ニ於テモ民  
ヲ使フノ時ヲ以テスルト否トニ從ヒ褒貶ヲ示セリ其例枚擧スルニ遑アララスト雖  
今其二三ヲ示サハ隱公七年ノ經文ニ夏城中丘トアリ傳ニ書<sub>レ</sub>不時也トアリ同九  
年ノ經文ニ夏城<sub>レ</sub>郕トアリ傳ニ書<sub>レ</sub>不時也トアリ桓公四年ノ經文ニ春正月公狩<sub>レ</sub>于



耶トアリ傳文ニ書時禮也トアリ莊公二十九年ノ經文ニ春新延廐トアリ傳ニ書  
不時也トアリ同年冬ノ經ニ城ニ諸及防トアリ傳ニ書時也トアリ且次ノ傳文ニ土  
功ヲ行フヘキ時ヲ説明セリ曰ク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  
日至而畢ト

孟子ノ説ク所ハ更ニ詳密ナルモノアリ曰ク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  
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sub>レ</sub>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sub>レ</sub>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sub>レ</sub>奪其時數口之家可<sub>レ</sub>以無飢矣謹庠序之  
教申之<sub>レ</sub>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sub>レ</sub>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sub>レ</sub>帛食<sub>レ</sub>肉黎民不<sub>レ</sub>飢不<sub>レ</sub>寒然  
而不<sub>レ</sub>王者未<sub>レ</sub>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篇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ノ章ニ出ツ此他同  
篇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ノ章ニモ殆ント同シ文アリ

謂<sub>レ</sub>ユル稅斂ヲ薄フストハ何ンヤ孔子ノ語之ヲ解説スルモノヲ見ス孟子ノ説稍詳  
ナリト雖亦理解シ難キ點少ナカラス孟子曰ク

市廛而不<sub>レ</sub>征法而不<sub>レ</sub>擾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sub>レ</sub>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sub>レ</sub>征則天下之旅  
皆悅而願<sub>レ</sub>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sub>レ</sub>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sub>レ</sub>耕於其野矣廛無<sub>レ</sub>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孟子公孫丑篇)

謂ユル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トハ商業ノ種類ニ由リ或者例ヘハ生計必需品ノ商業ニ向テハ唯法ヲ設ケテ監督シテ廛稅ヲ課セス或者ニハ廛稅ヲ課シテ其貨ニ征セサルヲイフ歟蓋シ古ハ商人ニ課稅シタルコトナカリシカ獨占的利益ヲ占ムル姦商出テタルヨリ始メテ商人ニ課稅スルニ至リ而シテ孟子ノ時代ニハ此種ノ租稅甚タ重ク且煩瑣トナリタルナラン又國境ノ關門モ古ハ之ヲ出入スル旅客及貨物ヲ檢察シタルノミナリシカ當時ハ關稅カ甚タ重クナリタルヘシ故ニ孟子公孫丑篇ノ孟子致爲臣而歸ノ章ノ内ニ左ノ言アリ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トアリ又盡心篇ニ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ト亦以テ當時關稅カ如何ニ苛重ナリシカヲ知ルヘシ滕文公篇ニ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

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孟子ノ關稅廢止ノ急ヲ嘆フコト斯ノ如ク且市廛ノ賦ヲ輕クシ郊野ニハ助法卽チ井田法ヲ行ナヒ以テ什一ノ古制ニ復セント欲スルコト其屢々言説スル所ナリ(梁惠齊宣滕文等ニ對フル數章ヲ見ヨ)然レトモ彼ハ謂ユル時中主義ヲ執ル者ナレハ若シ彼ヲシテ財政ヲ掌ラシメハ必ス將ニ夏殷周ノ古制ニ就テ損益スル所アラントス彼豈徒ラニ租稅ノタダ輕キヲ善トスルモノナランヤ故ニ白圭カ二十分一稅ヲ行ハント欲ストイフニ答ヘテ左ノ言アリ

孟子曰子之道貉之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告子篇)

輓近ノ財政學者カ文明ノ進歩ト共ニ國家ノ職務ハ増加ス隨テ其經費ハ増加スト論シ之ヲ以テ經濟財政上ノ一原則ノ發見ト思考スル者アリ余ヲ以テ見ルニ孟子ノ此章既ニ之ヲ含メリ但シ孟子ヲ讀ム者ハ其堯舜ヲ稱スルヲ見テ彼必ス堯舜時代ノ財政制度ヲ踏襲セント欲スルモノト速斷スル勿レ夫レ夏ノ時ニハ貢法行ハ

レ殷ニハ助法行ハレ周ニハ徹法行ハル孟子ノ意蓋シ三法ノ長ヲ取リ時世ノ宜シキニ應セント欲スルナラン故ニ其滕文公ニ對フル言ニ曰ク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滕文公)

龍子ハ古賢人ナリ孟子其說ヲ擧ケテ貢法ノ助法ニ及ハサルヲ論ス然ラハ孟子カ徒ラニ古法ヲ踏襲スルニ意ナキ亦見ルヘキナリ

財ノ生産ヲシテ衆ク且疾カラシムル道ハ略之ヲ説明セリ謂ユル財ノ分配ヲ均シカラシムル道ハ如何ン

孔子曰ク節用而愛人(前也)又曰ク道レ之以レ德齊レ之以レ禮(論語爲政)林放カ禮ノ本ヲ問フ

ニ答ヘテ曰ク禮與其奢也寧儉ト(同八)又曰ク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同子罕)又

曰ク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同先進)ト又曰ク

如有周公之才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而已矣(同泰伯)ト孔子ハ又季氏カ八佾シテ

庭ニ舞セルヲ責メ(同八佾)管仲カ反坫アリ樹シテ門ヲ塞ケルヲ尤メタリ(同上)讀者

曰余ヲ以テ願マクテ他ヲ言フト爲メ勿レ之ヲ齊フスルニ禮ヲ以テシテ禮ヲ行フ

ヲ以テスルハ則チ財ノ分配ヲ均クスル所以ナリ蓋シ禮ハ上下ノ分ニ應ジテ財用ヲ定ム祭饗冠婚其他衣食住ノ財用ハスヘテ身分ノ尊卑ニ從ヒテ宜シキヲ制スルハ卽チ禮ナリ故ニ君上カ禮ニ從ヒテ且儉ナル時ハ民ニ取ルヤ薄キヲ得ヘク臣民カ其分ニ從ヒ禮ヲ守リ且儉ナレハ強ハ弱ヲ凌カス富ハ貧ヲ侵サスシテ財ノ分配ハ均シク且豊カナルヲ得ヘキナリ孔子ノ財ヲ均クスルノ意蓋シ斯ノ如シ而シテ荀子亦此意ヲ述ヘタリ曰ク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也勢)不能容物不能(也)賂也故先王案(也則)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也)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也)慈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

(荀子榮辱篇)

夫レ春秋戰國ノ時ハ周ノ禮法漸ク壞レ諸侯ハ漸ク王ヲ僭シ諸侯ノ大夫又諸侯ヲ僭シ遂ニ王ヲ稱スルニ至リ民庶ノ間ニモ亦禮制ハ漸ク亂レ井田ハ漸ク廢レテ土地ヲ兼併スル者漸ク多ク都市ニ於テハ壟斷ハ弊漸ク繁クナリタルモノノ如シ然レトモ古代ノ禮法未タ全ク廢レタルニ非スシテ固ヨリ現時ノ如キ個人主義的自由競争ノ經濟組織カ一般ニ行ハレタルニ非サルヤ論無シ從テ當時ノ賢哲カ禮法

ノ復興ニ由リテ世ノ紛亂ヲ正サント企テタルハ亦宜ナリト謂フヘシ而シテ此禮法カ當時ノ分業組織ノ根本タリシコトヲ忘ル可カラス請フ少シク孔孟ノ分業論ニ就テ述タル所アラン

論語ニ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トアリ(子路篇)衛靈公

カ陳ヲ問フニ對ヘテ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トイヘリ(衛靈公篇)子夏

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ト(同上)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上)ト是

レ謂ユル小人ハ力ヲ役シ君子ハ心ヲ役スル者ニシテ亦分業ナリ孟子最モ詳カニ之ヲ論セリ其滕文公篇ニ曰ク

有爲下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中略)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搨屨織席以爲食(中略)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安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中略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從許子之道ヨリ此處マア陳相ノ言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余謂フニ此章ハ實ニ前人ノ未タ道破セサル大議論ナリ本稿ハ餘白ナキヲ以テ全文ヲ揭ケテ詳カニ論評スルヲ得サルヲ憾トスト雖要スルニ此章ハ第一ニ治者被治者ノ別ヲ明ニシ第二ニ治者被治者間及ヒ被治者タル農工商ノ間ニ分業ハ細密ニ行ハレサル可カラスシテ且分業ヲ爲シテ其生産スル所ヲ互ニ相交易スルノ利益ナルヲ論シ第三ニ財物ノ價格ハ其種類分量及ヒ品質ニ從ヒ高低ノ差アルベキノ理ヲ明ニシ且此價格ノ差カ分業及ヒ交易ト相待チテ殖産興業ヲ致ス所以ヲ辯シテ暗々裡ニ後世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平等主義無政府主義ニ向テ鍼砭ヲ下セル

ノ概アリ且其交易ノ利ヲ論スルハ其關市ノ征稅徹廢說ト相俟チテ希臘羅馬及ヒ歐洲中古ニ於ケル哲學者神學者等カ貿易ヲ難シ商業ヲ卑シミタル偏見陋說ヲ嘲笑スルカ如ク而シテ本章カ當然含蓄スル無形財貨ノ生産說ハ歐洲十九世紀ノ初期ニすみす派學者カ嘗テ陷キリタル不生産的勞働說ヲ二千餘年ノ昔ニ於テ既ニ駁撃セルモノニ似タリ豈亦快ナラスヤ孟子盡心篇ニ公孫丑曰詩曰不<sub>レ</sub>素餐<sub>レ</sub>兮君子之<sub>レ</sub>不<sub>レ</sub>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sub>レ</sub>是國也其君用<sub>レ</sub>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sub>レ</sub>之則孝弟忠信不<sub>レ</sub>素餐<sub>レ</sub>兮孰大<sub>レ</sub>於是トアリ是亦無形財生産ノ意ナリ余ヤ淺學固陋自カラ揣ラズ敢テ大聖大賢ノ政治經濟說ニ就テ管見ヲ述フルコト斯ノ如シ世ノ識者幸ニ是正ヲ賜ハラハ余ノ不肖ナル亦素餐ノ罪ヲ免カルヲ得ン乎大正四年九月末日此稿ヲ謹書シ畢ル